

《丹尼尔之书》——第124号

揭示《但以理书》11:40——对历史类比与未来事件的预言性探讨

Jeff Pippenger

2024-03-08

当我们谈到第40节时,我们正在花时间阐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结构.第40节在预言意义上与但以理书第八章第14节相平行:基督作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在1798年所解封的亮光,是以但以理书第八章第14节为根据;同样,祂在1989年所解封的亮光,是以第40节为根据.

正如我们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过,但并未真正加以论述,当采用“经上加经”的晚雨方法论时,第40节呈现出两条彼此独立的线,因为它包含了第一位天使运动和第三位天使运动的未时.

当我们把第四十节所指的1798年的“结局之时”和其所指的1989年的“结局之时”结合起来时,我们发现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与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相一致,因为它们都代表了启示录十四章三位天使的预言历史中被解封的知识.它们之间也因这样的事实而相连:十四节是关于基督突然“显现”于圣殿的“mareh”异象,而四十节则是关于两千五百二十年预言历史的“chazon”异象.一个是时间点,另一个是时间段.

一个代表圣所的恢复与洁净,另一个代表圣所的毁坏与践踏.一个代表二千三百年,另一个代表二千五百二十年.一个由乌莱河所代表,另一个由希底结河所代表.一个代表人类,另一个代表神性.若理解正确,把第四十节与第十四节联系起来,其含义极其深刻.1798年代表神的作为,1989年代表人类的叛逆.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关于北方王征服三个障碍的描述是按顺序呈现的,但对所描绘事件的实际应用必须谨慎处理,因为第42节直到包括第44节,其实是与第41节相一致的,而第41节就是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正是在那里,三重联盟得以达成,也是在那里,来自“东方”和“北方”的大呼喊信息开始.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研经者多年来一直认识到,但以理在他对罗马的描述中采用了一种特定的技巧.尤赖亚·史密斯在《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一书中也加以指出.起初,但以理先说明罗马如何掌控世界;随后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他又回溯到这段历史的开端,交代其政治上的征服,并说明罗马在同一段历史中如何与上帝的子民互动.最后,他指出罗马如何走向终结.但以理所采用的原则称为“重复并扩大”.

这种三步法在第40至45节中被指出.第40至43节指出现代罗马夺取全地的三步进程;随后在第44节,但以理又回溯到第41节,那时由十四万四千人的旗帜所宣告的“信息”传出,而教皇权势则大发烈怒而出,要毁灭并彻底除灭许多人.接着在第45节以及第12章第1节,当人类的考验期结束之时,教皇权势在海与荣美的圣山之间走到尽头,无人相助.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中,我们发现一段历史的开端,怀特姐妹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三十六节都逐字逐句地引用,随后又写道:“与这些经文所描述相似的场景将会发生.”第三十节和第三十一节把从异教罗马到教皇罗马的历史转变,分别界定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四与第五个王国.第三十一节所描述的历史,说明教皇罗马如何在公元538年被置于地上宝座之上.

在第31节中,首先指出的是: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今法国)在公元496年为教皇制挺身而出.随后,克洛维从公开的异教改宗为天主教的隐秘异教(他妻子克洛蒂尔德所信的宗教).他继而把自己的王位奉献出来,致力于把教皇制推上这世上的宝座.在这节经文中,克洛维以“臂膀”为代表,因为他把军事力量与财力这两条臂膀都献给了他随后所从事的事业.

克洛维的最初作为,代表了那些曾经信奉异教的欧洲诸王的作为;随着历史的展开,他们注定要为罗马的淫妇提供各种支持.克洛维,及其后的法国,被天主教会授予“天主教会的长子”的称号,并且也被称为“天主教会的长女”.他象征着许多将与推罗的淫妇行淫的君王中的第一个.

在这种先知性的意义上,克洛维被亚哈所预表;亚哈也曾与耶洗别行淫(在《启示录》中象征天主教会),并且也是十个支派中的首要君王;正如克洛维成为异教罗马十角(见《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首要象征.那些欧洲诸王最终将把巴比伦大淫妇扶上地上的宝座.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哈和克洛维都代表美国,而美国在末后的日子里与教皇制度行淫.

罗纳德里根开始了淫乱,并且将是最后一位总统,迫使联合国的另外九位君王也做出同样的行径.里根在1989年的终结之时担任总统,因此他在预言上必然代表历史上最后一位总统,在那段历史中,另外九位君王也做了同样的事,因为耶稣总是用一件事的起头来说明一件事的结局.里根是一位富有、知名的媒体名人,因其独特的说话风格而广受认可;他起初在民主党,最终转投共和党.

在第三十一节中,效忠教皇权的军队将褻渎力量的圣所.从预言的角度看,对于异教罗马和教皇罗马而言,力量的圣所就是罗马城.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二者都曾在特定时期从罗马城进行统治,而当他们从罗马城统治时,他们基本上是不可战胜的.

公元前31年的阿克提乌姆海战标志着异教罗马开始其三百六十年的统治.《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四节指出,他们将从他们的据点——罗马城——筹划他们的计谋,持续一个“时期”.在预言中,“一个时期”是三百六十年;在那场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被击败的阿克提乌姆海战之后三百六十年,君士坦丁从罗马城迁往君士坦丁堡,异教罗马的无敌时期随之结束.

当教皇罗马的第三个地理障碍——哥特人——在公元538年被驱逐出罗马城时,教皇罗马长达一千二百六十年的至上统治由此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798年;那一年,教皇被从罗马城带走,从而使教皇之兽受到预言中的致命伤;而在下一年,也就是1799年,那位教皇(那位曾骑在兽上的女人)在囚禁中去世.

代表教皇权的一方武力(克洛维)要褻渎那坚固的圣所,而君士坦丁则通过在理念上把罗马这座城市界定为不如君士坦丁堡的次等城市来开启这项工作;自此以后,历史上罗马之敌所发动的战争总是集中于攻击罗马城;到了公元476年起,这座城市再也没有真正的罗马后裔在城中统治,直到公元538年,这座城市才成为教皇罗马的坚固圣所.

亚哈、克洛维和法国预表美国,而美国的保障之圣所就是《美国宪法》.那份文件是神圣的文件,也是预言历史的路标.自从罗纳德里根在通向1989年的历史进程中挺身而出支持教皇权以来,《美国宪法》一直遭受着不断升级的攻击,正如在异教罗马走向衰亡和覆灭之时,其保障之圣所所遭遇的一样.当即将到来的美国星期日法令被强制执行时,《美国宪法》将被彻底推翻.从里根时期直到那个星期日法令,公元330年至538年的历史将会重演.538年,教皇权被扶上王位,从而预表它将在那个星期日法令之时致命伤痕得医治.

从罗纳德里根到星期日法令的这段时期,是上帝先知性话语明确标明的一个预言时期.由克洛维所代表的“膀臂”,也要把“常献”从那先前为异教王国的罗马帝国中除去.这个帝国的宗教自一开始就是异教的,而克洛维开始着手以天主教取代公开的异教,而天主教不过是披着外衣的异教.

当美国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中强制执行教皇权威的标记时,它就等于把新教作为一种宗教彻底取消了,因为“新教徒”一词唯一的定义就是抗议罗马.若你接受罗马权威的标记,你就不是在抗议罗马.在阿摩司书三章三节中,阿摩司提出一个反问:“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在美国正在进行的、为教会的制度与惯例争取国家支持的运动中,新教徒正步天主教徒的后尘.更有甚者,他们正在为教皇制敞开大门,使之在以新教为主的美国重新夺回其在旧世界失去的至上地位.《大争论》,573.

当异教在公元508年被撤去其作为王国官方宗教的地位时,这预表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指的那拦阻之势,已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那不法之人显露之前被挪去了.公开的异教宗教被压制并过渡为天主教的隐蔽异教,并非一蹴而就;历史记载,这一进程始于公元496年克洛维皈依天主教,并于公元508年完全实现.

因此,从里根时代开始,自1989年起,直到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真正的新教将在美国被完全遏制.到那时,作为美国“力量的圣所”的宪法将被推翻,而第三十一节中“膀臂”的第四项工作将得以完成,因为那时“膀臂”会把教皇制安置在地上的宝座之上,正如公元538年时那样.

自从教皇权位在公元538年确立之后,《但以理书》的叙述便从描述教皇制度如何征服世界,转向探讨它在那段历史中如何迫害神的子民.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四节中,加百列曾告诉但以理,他即将呈现的异象旨在显示“末后的日子临到神子民的事”.

现在我来,是要使你明白你的百姓在末后的日子将要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还关乎多日.但以理书 10:14.

第三十二至第三十六节是怀特姐妹直接说将会重演的经文,这些经文描述了在教皇权一千二百六十年统治期间的迫害,教皇权自公元538年登上宝座之时起,直到1798年受到致命伤为止.

凡违背盟约而行恶的,他必用谄媚使他们败坏;惟独认识自己神的民必刚强行事.民中有明白的人必教训多人;然而他们必多日倒在刀剑、火焰、被掳与被抢夺之下.他们仆倒的时候,必得少许的帮助;却有许多人带着谄媚附从他们.又有些明白的人要仆倒,为要试炼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洁白,直到末了的时候,因为还有所定的时期.那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各神,又用夸大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 11:32-36.

这些经文描述了黑暗时代的迫害,而第三十六节随之指出,教皇权将昌盛,直到上帝第一次向以色列北国所发的忿怒在1798年得以成就.但以理先指出教皇权是如何被立于地上的王位,然后又指出教皇权如何对待上帝的子民,最后则指出教皇权的最终覆灭.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四至四十三节说明教皇权如何掌控世界,四十四节则指出她如何迫害上帝末时的子民,四十五节则指出她如何走向最终的结局,并且无人相助.

希伯来语中的“真理”一词,是那位奇妙的语言学家把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第十三个和最后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十三是反叛的象征,而第一个代表最后一个.

第三十一节描述了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四个王国的异教罗马的终结,而第三十六节则指出作为圣经预言中第五个王国的教皇罗马的终结.第一次对罗马覆灭的描述与最后一次对罗马覆灭的描述之间,是一场背道,这一背道体现为在这段从开端到末了的历史中,教皇体制屠杀了数以百万计上帝的子民.对这些经文的应用带有“真理”的印记.

第四十至四十五节——由第三十至第三十六节所阐明——以教皇制度的倒台开始,并以教皇制度的倒台结束.在自1798年开始、直至恩典时期结束的这段历史中间,是现代罗马的叛逆,它再次谋杀上帝的子民.这些经文的应用也带有“真理”的印记,并且彼此相合,提供确立“真理”的两个见证;而这两条线都在描述罗马,这个将要“应验异象”的象征.

当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本国中的强暴人也必自高自大,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倾覆.丹尼尔书 11:14.

但以理在第十一章所采用的预言性手法,并非仅用于30至36节以及40至45节.14至19节指出异教罗马如何取得对世界的统治,随后20至24节说明异教罗马如何对待上帝的子民,并且从24节到30节,陈述了异教罗马的覆亡.

第十四节是异教罗马的开端,第三十节是异教罗马的终结.在中间所呈现的历史中,异教罗马被指认为钉死基督的一方,因此,中段的悖逆表明这些经文为“真理”.阿尔法与俄梅伽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通篇都留下了祂的签名.

第四十节包含了始于罗纳德里根年代的历史,并指明美国总统与那不法之人所缔结的同盟.它标示了一个特定时期,并以教皇权被立上全地的宝座而告终,正如公元538年时那样.这并非巧合:法兰克人(即今日的法国)的国王克洛维是美国的象征.克洛维预表了里根.里根象征新教,正如克洛维象征异教.

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维皈依天主教的那场战役是托尔比亚克之战(亦称祖尔皮希之战或科隆之战).这场战役发生于公元496年.克洛维当时是个异教徒,但在战斗中,当他的部队似乎面临失败的危险时,他向他信奉天主教的妻子所信仰的上帝祈求帮助,并发誓如果取得胜利,他将皈依基督教.克洛维确实赢得了这场战役,因此他和相当一部分法兰克战士皈依了天主教,这标志着法兰克人基督教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罗纳德里根自称是新教徒,他指出,自己与罗马教皇秘密结盟的动机,是因为他确信苏联是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在里根与前苏联的斗争中,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谁是敌基督的混淆,结果却与敌基督联合了.

“那些在对这个词的理解上感到困惑、未能看清敌基督的含义的人,必定会站在敌基督一边.” 克雷斯文集,105.

美国是一个双重的预言象征,由地兽的两只角所代表.法国也是一个双重的预言象征,由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的所多玛和埃及所代表.法国是教皇权的长子;代表美国的里根,是末后的日子里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说十王中的第一个,与自1798年以来被人遗忘的推罗的淫妇行淫.她在1798年的终结之时被人遗忘,但在1989年的终结之时开始被人记起.

法国的领袖克洛维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导致教皇权在538年登上王位;在那时,教皇权在奥尔良会议上通过了星期日法令.美国的领袖里根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正引向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教皇权再次被置于地上的王座之上.

法国是那在538年使教皇权上台的双重权势,而法国又通过拿破仑的将军贝尔蒂埃,在1798年将教皇权从宝座上拉下.美国将在末后的日子里使教皇权登上宝座,并且作为十王之首,美国最终要“使她荒凉、赤身,吃她的肉,用火烧她.”

第40节包含第31节的历史,并指出,使教皇权势重新登上世界王座的这项工作,是由一个始于罗纳德·里根、终于美国最后一任总统的时期所表征.那位最后的总统将被里根所预表,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初来说明结局.

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的开头几节(第二节),那段预言性的历史被陈述出来;我们看到的是先于希腊王国历史的一段历史.希腊象征联合国,以及启示录十七章中十王所主导的全球一体政府.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三节介绍了亚历山大大帝,而第二节则代表末后的日子出现全球一体政府之前的那段历史.

在第一节,加百列只是指出,他在玛代和波斯国度起初的时候曾扶助大利乌;然而加百列是在第十章来到但以理那里,那时执政的是波斯人古列,而不是玛代人大利乌.加百列在将这国明确地表述为一个先知性意义上的玛代与波斯的二元王国之后(正如法国与美国那样),便引出了先于亚历山大大帝那遍及天下的国度之前的历史.

如今我要将真实的事指示你.看哪,波斯还要兴起三位王;第四位必远比他们富有;他因财富而强盛,必激动众人起来攻击希腊国.但以理书 11:2.

“阿尔法与欧米伽”总是将一件事的终结与其开端并置加以说明;第二节则谈到在强制推行单一世界政府之前的那段历史,这段历史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王国为代表.第二节是一句关于美国的预言;美国作为末时的“两角之权”,以玛代与波斯的二重权势以及法国为其预表.这节经文指出了一些君王,他们将预表末时的美国总统;这些人会先于由龙、兽和假先知构成的三合一世界一统政府而站出来.克洛维与里根相对应;在那段引向使敌基督重登宝座的历史开端,里根是第一位总统.

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中,从居鲁士的时候起,将会有三位总统,随后出现第四位,他远比他们都富有.大流士是玛代 - 波斯帝国的第一位王,而当但以理从加百列那里领受这段历史时正在位的居鲁士是第二位王.在居鲁士之后还会有四位王,因此随后出现的四位王中的第四位就是第六位王.

第六位王将是最富有的王,而那位富有的总统(王)会煽动所有人起来反对希腊的国度.自里根以来的总统分别是:第一位布什、克林顿、第二位布什、奥巴马;因此,第六位、也是最富有的王将是特朗普.那位王(总统)会“搅动”希腊的国度(全球主义者).“stir up”这一希伯来语短语的定义相当发人深省.

在那节经文中,被译作“stir up”的希伯来词是一个意为“唤醒”或“醒来”的原始词根.按照由居鲁士之后的第四位统治者所预表的历史,一位远比任何其他总统都富有的总统将被兴起,他将凭借自己的力量与权势,引发一场针对希腊的“觉醒”.作为全球主义、进步主义和“觉醒主义”象征的希腊,将在第六位且最富有的总统的历史叙事中被推到聚光灯下.他将使

全地意识到围绕进步派“觉醒主义”和全球统治的争议。

在最富有的总统任期内促成的对进步派“觉醒主义”运动的觉醒,与共和党之角一同发生,正当十个童女的觉醒在新教之角发生之时。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研读。

尽管信仰和敬虔普遍衰落,这些教会中仍有基督的真门徒.在上帝的审判最终临到地上之前,主的百姓中将出现一种自使徒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原始敬虔的复兴.上帝的灵与能力将倾倒在祂的儿女身上.那时,许多人将从那些让对今世的爱取代对上帝及其话语之爱的教会中分别出来.许多人,无论是牧者还是信徒,都将欣然接受那些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是上帝在此时促人宣扬的,为祂的再来预备一班子民.灵魂的仇敌想要阻挠这工作;在这样的运动来到之前,他将设法引入一种伪造的运动来加以阻止.在那些他能置于其欺骗权势之下的教会里,他会使人看来好像上帝的特别赐福已倾注其上;那里将显出一种被认为是极大的宗教热忱.成群的人将欢腾,以为上帝正在为他们奇妙地工作,然而那工作其实是另一种灵的作为.披着宗教的外衣,撒但要设法扩大他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大争战»,464.